

世界文学名著 ·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六辑

漂亮朋友



金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六辑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著

张 杰 译



Y0057073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舒清然, 曲松贺等译.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017-402-6

I. 世… II. ①舒…②曲… III. 文学-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169 号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漂亮朋友

〔法国〕莫泊桑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

北京市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19.75 印张 80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402-6/I·001



莫泊桑



前 言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法国伟大的短篇小说大师。由于他在短篇小说上的辉煌成就,掩盖了他在长篇小说上的创作成就。其实,他的长篇小说所达到的高度,完全可以与短篇小说相媲美。

莫泊桑一共写过六部长篇小说,代表作品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漂亮朋友》。

本书的主人公杜洛瓦,是一个郁郁不得志而又一心钻营的破落军官。由一次偶然的机会得以进入报界,于是他极尽造谣、捏造、欺骗为能事,用以讨好大人物,他用下流肮脏的手段博取贵妇人的欢心,最后终于挤进了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集团。

这部小说揭露了报界的黑暗,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不过,莫泊桑小说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相比较于同时代的其他小说,谈不上很深刻,但是莫泊桑的高超的艺术手法却于此展现无遗。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流畅的文笔,无不令人拍案叫绝,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

为了让读者领略莫泊桑的高超艺术,我们特地翻译了此书,限于学识,错漏偏差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九年五月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二卷	(187)

第一卷

第一章

乔治·杜洛瓦拿出一枚一百苏^①的硬币给女管账，而后接过应找的零钱，径直走向饭馆大门。

他风度翩翩，一来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英俊秀美，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以往作士官时的修养。因此他有意昂首挺胸，用那种军人特有的姿势，娴熟地卷着嘴上的胡须，以他那英俊小伙子迷人的目光快速地向那些尚未吃完饭的顾客扫了一眼，犹如撒网一般。

女顾客们早已仰头盯着他，她们中包括三个年轻的女工；一个头发散乱、不修边幅的中年女音乐教师，她的帽子积满灰尘，连衣裙歪歪扭扭；另外还有两个小资产阶级妇女正由各自的丈夫陪伴着。她们都经常光顾这家实惠的小饭馆。

步入人行道后，他有那么一段时间停滞不动，为下一步作打算。今天是六月二十八日，囊中仅余三法郎四十生丁，这区区几个钱必须得坚持到月底，这就意味着他或者是不吃午饭吃两顿晚饭，或者是不吃晚饭吃两顿午饭，到底该如何全凭他拿主意。他暗暗思索着：午饭仅需二十二个苏，而晚饭却得支付三十个苏，假如仅用两顿午饭，他便能够节约下一法郎二十生丁，这些钱还可以使他再用两餐简单的面包夹红肠，并且可以漫步林荫大道，美美地喝上两大杯啤酒，而喝啤酒已成为他晚上最大的开销，也被他视为无上的欢乐。因此他迈步朝洛雷特圣母院大街的下坡走去。

他走路的样子就好像身上仍然穿着当初的轻骑兵服装，昂

^①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等同于二十分之一法郎，也就是五生丁。一百苏即是五法郎。当时的一法郎约为今天的二十五法郎。

首挺胸，两腿稍叉开，就跟刚跨下马背一样；他穿梭于人潮汹涌的大街上，碰到阻碍他路的，或者用肩头顶或者用手推。他头上那顶歪斜着的大礼帽已经有些年代了，脚后跟敲击着石板地面发出咚咚的响声。他脸上一直保持着一种挑衅的神情，睥睨着眼前的行人、房屋，甚至全城，赫然是一个屈尊降贵甘当平民的漂亮退伍军人气派。

虽然他那身西装仅值六十法郎，但是穿在他身上却还是比较得体，只是稍显庸俗了一点儿。他身材挺拔，体格匀称，那头天然生成的金栗色而又微显红棕色的卷发从头顶中央分出一道沟向两边梳着，两撇小胡子高翘着，犹如泡沫飘浮在嘴唇上，一双清澈的蓝眼睛，中间缀着一个小小的瞳孔。他的这副形象跟通俗小说里记载的那些坏家伙如出一辙。

这个夜晚是典型的巴黎夏天的夜晚，一丝风也没有，闷热得跟浴室似的城市在这样憋气的夜里好似出汗一样。用花岗石砌成的下水道口渗出污浊不堪的气味；被安置在地下室的厨房也从低矮的窗口中散发着洗碗的泔水味和残羹冷炙的馊臭味，一直蔓延到大街上。

每一个看门人都不着上衣，跨在有着麦秸坐垫的椅子上，躲在大门门洞下面吸烟。过路的人们全都光着脑袋，手托着帽子，迈着软绵绵的步伐移动着脚。

乔治·杜洛瓦到达林荫大道，他再一次停下来，对于下一步到底该如何做还是犹豫不决。他原打算到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树林^①的林荫大道的树木下找点清凉的风，但是另外一种幻想也令他魂牵梦绕，那便是企图遇到某种艳福。

如何会有这种艳福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三个月来他昼夜都在期待着。在那么几次尽管凭他漂亮的面孔和翩翩的风度，偷偷摸摸地也享受过一些爱情的甜美滋味，但他还是企求

① 布洛涅树林：位于巴黎西北，是当时贵族、资产者游乐的常去之所。

获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他双手空空如也却又欲火旺盛，每逢马路上那些溜来溜去到到处乱转的女人在街角朝他低语：“去我家怎么样，漂亮的小伙子？”他身上便火烧火燎般，但是他可没有胆量随她们去，因为他付不起钱，况且，他还在守候另一种东西，另一种至少摒弃这种低俗的拥抱和亲吻的东西。

然而他热爱妓女群聚的场所，喜欢她们经常光顾的那些舞厅、咖啡店和街道；他喜爱跟她们肌肤相碰，聊几句话，亲昵地用“你”来称谓她们，闻一闻她们身上散发的那种很浓的香水味，喜爱守在她们身旁，因为毕竟她们是女人，是可以赐爱予人的女人。他跟那些身份尊贵的人不一样，他从不轻视她们。

他返身跟着沐浴在热浪中的人流走向玛德莱娜教堂。路边的大咖啡馆里人群拥挤着，座位一排排的都占据到人行道上了，门前灯火辉煌，光线强烈得刺人，顾客们就被置身在这种环境下。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些圆的方的的小桌子上布满了玻璃杯，里面是红、黄、绿、棕等五颜六色的饮料；长颈的玻璃瓶腹部饱满，里面放置的是圆柱形的透明的大冰块，熠熠泛光，冰镇着瓶里晶莹剔透的凉水令人垂涎欲滴。

杜洛瓦缓缓而行，想喝点东西的欲望令他更加干渴难耐。

夏日夜晚特有的难以摆脱的闷热口渴令他心情烦乱，他幻想着清凉可口的饮料一饮而尽的快意。不过一旦他今晚享受完两杯啤酒，那么就意味着明天那顿廉价的晚餐泡汤了，并且在月底饥肠辘辘的体会他可是接触过的。

他暗暗想着：“我必须要坚持到十点钟，再去美洲人咖啡馆喝我的啤酒。活见鬼，渴得受不了了！”他盯着那些安坐桌前惬意喝酒的人，他们为了解渴可以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昂首阔步走过每一家咖啡馆，与此同时他也用眼角不住地瞟着那些人，根据他们的脸色和服饰，他很轻易地就能判断出他们囊中究竟几许钱。他逐渐气恼起这些尽情享受的人们。假如翻一下他们

的口袋，肯定能发现一些金路易^①、银法郎和铜苏。平均每个人最少装着两个路易，每个咖啡馆的人数都超过百数，按每人两个路易计算，一百个人就有四千法郎！他一边装模作样、悠闲地走着，一边暗暗叫骂：“这些蠢猪！”如果他可以躲在街角的阴暗处顺手逮到他们中的任一个，他肯定会不假思索地扭断他的脖子，如同当年部队大演习时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扭断那些乡下人的鸡鸭的脖子。

他禁不住回忆起在非洲生活的两年，他在南方那些小哨所里绑架敲诈阿拉伯人的事情。他回忆起那次私自外出抢劫的情形，那次事件共使三个马莱德·阿拉纳部族男人命丧黄泉，但是他和他的帮凶却获得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和一些金子，外加足以使六个月玩笑的资料。一回想起这些，他的嘴唇上现出残酷而骄傲的浅笑。

那次作恶的罪犯一直未被查出来，其实根本就没有被当成一回事来对待，因为阿拉伯人差不多生来便被视作士兵们的玩物。

不过巴黎的情形却不一样了。人们被禁止持刀握枪，为所欲为地洗劫老百姓的钱财，干了坏事还能逃脱法律制裁，兀自逍遥快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感到自己体内依然涌动着恣意践踏被征服国家的那种士官的本性。他的确追念在沙漠里度过的那两年。未继续呆下去是多么令人惋惜呀！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他本打算回来会不错一些，但是如今！……唉，糟糕透顶，如今！

口腔内的舌头微微动了一下，发出一声很轻的响音，仿佛要确定一下上腭干涩与否。

他的周围来来往往的全是一些行动迟缓、有气无力的人。他始终默默想着：“一群混蛋！这些傻瓜的背心口袋里都塞着钱。”

^① 路易：法国货币名，一个路易相当于二十法郎。

他一边用嘴吹着轻松愉快的曲子，一边用肩膀推撞着这些行人。被撞到的男人们转头不高兴地低骂着，女人们却大声叫骂：“畜生不如！”

他经过滑稽歌舞剧场，停在美洲人咖啡馆对面，考虑着该不该现在就去喝他的那杯啤酒，因为他实在渴得受不了了。在还没有下定决心之前，他在街心立着望了一下那几只光亮的大钟。现在才九点一刻。他心里清楚，一旦满满一大玻璃杯啤酒摆到他面前，他立刻就会一饮而尽，如果这样的话，到十一点钟以前的这段时间他又该如何度过呢？

他迈开脚步离开了，暗暗地想着：“我一直走到玛德莱娜教堂，而后再缓缓踱回来。”

就在他经过歌剧院广场拐弯时，从他身边晃过一个胖胖的青年男子的身影，他隐约觉得似乎在某个地方看见过这张面孔。

他一边竭力回忆着，一边紧紧尾随着这个青年人，嘴里一时不停地咕哝着：“活见鬼，我究竟是在哪里碰到过这个混蛋呢？”

他费尽心思努力在头脑中搜寻，却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后来因为记忆中的特异现象，他眼前一亮，一个相仿的影像出现在脑海里，那人身着轻骑兵制服，但是不像这么胖，并且更显年轻。他不由得大声叫嚷着：“嗨，福雷斯蒂埃！”同时阔步追过去，拍了一下这个行人的肩膀。那人回头望了他一眼，然后问道：

“您找我有何贵干，先生？”

杜洛瓦笑容满面地说道：

“你不记得我了吗？”

“不记得。”

“第六轻骑兵团的乔治·杜洛瓦。”

福雷斯蒂埃立刻摊开双手说：

“唉呀！老兄！别来无恙？”

“我很好，你怎么样？”

“啊！我吗，我可不如意。你知道吗，我如今的肺跟一团烂纸没什么区别，一年里有六个月不停地咳着，都是因为在返回巴黎的那一年在布吉尔染上了气管炎，病根一直未除，算来已有四个年头了。”

“是吗！但是你打眼看来还蛮硬朗的。”

然后，福雷斯蒂埃热情地挽着他的老朋友的胳膊，讲述他的病史，诉说医生们的诊断结果以及劝慰，并且告诉他身居他这样的地位，要服从医生们的忠告是何等的难事。他们劝他去南方过冬，可是他如何做得到呢？他已经是拥有婚姻家庭的人，并且又担任新闻记者，工作挺令人满意的。

“我为《法兰西生活报》编政治新闻，并且兼任《救世报》有关参议院消息的采访员，有时还在《行星报》的文学专栏递上几篇文章。你瞧，我就是这样生活着的。”

杜洛瓦诧异地盯着他。他变化太大了，变得稳重多了。他现在的举手投足气度不凡，衣着服饰恰到好处，言谈举止信心十足，并且挺着啤酒肚，看得出饮食很好。可以前的他却很干瘦，好动成性，毛毛躁躁，邋遢不堪，最是惹事的种子，成天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没想到巴黎三年竟把他改造成另外一种人，他长胖了，也稳重多了，鬓角已现出少许白发，虽然他还不满二十七岁。

福雷斯蒂埃询问着：

“你现在打算去哪儿？”

杜洛瓦回答道：

“什么地方也不去，在回家之前我瞎逛一圈。”

“既然如此，你愿意陪我去一趟《法兰西生活报》吗？有几张校样得检查一下，而后咱们一块儿喝杯啤酒。”

“我陪你。”

于是他们友好地相互挽着彼此的臂膀走着。他们如此的亲

密来源于共同的学生生涯和当兵经历。

“你现在在巴黎哪儿高就？”福雷斯蒂埃问。

杜洛瓦耸着肩说：

“实话跟你说，我就要饿死了！我的服役期一过，就打算到这儿来，来……来求发展，或者干脆说打算到巴黎来了此一生；我在北方铁路局谋了个职员差使，已有六个月光景了，一年有一千五百法郎收入，多余的一分钱都没有。”

福雷斯蒂埃小声嘀咕着：

“见鬼，这可赚不了钱。”

“是啊。但我能怎样呢？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倒不是说我胸无大志，缺乏恒心，的确是毫无办法啊！”

他的朋友用那种世故的姿态，如同估量一件物品一样，把他彻头彻尾审视一遍，而后很坚定地说：

“你明白吗，老弟，这儿什么事情都得取决于你的胆量。一个人，只要脑子灵活一些，作部长比作科长还来得轻松呢。要使得别人惟你是从，而不是求助于别人。但是换句话说，从前你为什么 not 找一个强于北方铁路局职员的工作呢？”

杜洛瓦回答说：

“我四处找，可是哪里就找得到啊。但现在却有些希望，有人举荐我去佩瓦兰驯马场担任骑术教练，在那儿我每年最少可得三千法郎。”

福雷斯蒂埃突然顿住脚，说：

“不要去干这个，那是划不来的，纵使你能拿到一万法郎也千万别去干，否则你会自毁前程的。在办公室里工作你还可以不出面与人打交道，没有人认得你，假如你有能耐，你随时可以拔脚跳离，另谋职业，飞黄腾达。但你如果当上骑术教练，什么都完了。就好比成为一家全巴黎人都会光顾的饭馆领班一样。你一旦教上流社会的人或者是他们的子弟骑术，就再也没有机会被他们视为平等的人相待了。”

说完，他略微停顿一下，思考了一会儿，而后问道：

“你中学毕业会考是否通过了？”

“没有，两次都以不及格告终。”

“这没关系，总之你已读完了所有中学课程。如果有人跟你聊西塞罗^①或者蒂贝尔^②，你大体上应该明白是什么事情吧？”

“是的，大体相差不多。”

“这就足够了；没有人会懂得比你多一些，除了二十来个任何实际问题都办不来的读死书的傻子。要让别人把你看做是有学问的人是很容易的，总而言之，千万不要让别人当场看破你的无知，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对困难要想方设法，动点脑筋躲开它，碰到拦路虎尽量绕过去；但对别人，就得搬用字典，查出一些难题打败他。每一个人都笨得像鹅，蠢得像鲤鱼^③”。

他高谈阔论，摆出一副久经历练、信心十足的架势，同时微笑地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但是他忽地咳嗽起来，只得停住等着这阵发作结束，然后心灰意冷地说道：

“这个气管炎总不见好，简直烦死人了！现在天气还很热。唉！今年冬天我必须得到芝通^④疗养，对呀，别的也管不了了，健康最重要嘛。”

他们走到普瓦索尼埃尔大街，来到一扇大玻璃门前站住，这扇玻璃的后面有一张报纸平铺着贴在上面。那儿正站着三个行人聚精会神地读报。

玻璃门的上方有六个大字：法兰西生活报，它们是由煤气灯火焰拼组而成，闪闪发光，仿佛呼唤行人驻足观望似的。行

①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

② 蒂贝尔（前42—37）：古罗马皇帝。

③ 这是法国人惯用的比喻手法，如同我国常用的“笨得像猪、蠢得像驴”一样。

④ 芝通：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小镇，与意大利边境相邻，气候怡人，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圣地。

人每每途经这里，立刻就会被这几个熠熠闪亮的大字所笼罩，全身倏然变得亮堂起来，仿佛沐浴在阳光下，不遮一丝一毫，然后立刻又落入黑暗中了。

福雷斯蒂埃一边推门一边说：“进来吧。”杜洛瓦跟着进去，踏上那条整条街都清晰可见的华丽而又蹩脚的楼梯，进入前厅；其中两个年纪较轻的职员弯腰向福雷斯蒂埃鞠了一躬，而后他们停在一间好像是候见室的房间里。这间屋子布满尘埃，乱七八糟，墙上那假天鹅绒的壁毯已由绿色变成黄色，上面污点到处可见，许多地方早已磨损出窟窿来，好似遭到老鼠的啃噬。

“你稍坐片刻，”福雷斯蒂埃说，“过五分钟我就回来。”

这个房间共有三扇门，他走向其中的一扇而后离开了。

整个房间被一股口不能言的，编辑部里特有的怪异气味弥漫着。杜洛瓦有一点点的害怕，特别是被惊奇所震慑，坐着一动不动。时时有人经过他面前而后跑开，从这扇门进来又从那扇门离开，迅速得不容他看仔细。

这些忽进忽出的人，一会儿是些年轻小伙子，忙忙碌碌，手中的那张纸因跑动而颤动着；一会儿是些排字工人，他们身穿棉布工作衫，油墨斑斑点点，洁白的衬衫领外露着，呢料裤子跟上流人士穿的很相似；他们谨慎小心地捧着一打一打刚印刷好的报纸以及印制出的墨迹未干的校样。间或会出现一位五短身材、打扮入时的仿佛绅士模样的人，身着瘦腰式大礼服，两腿被瘦瘦的裤管紧紧绷住，脚上的皮鞋尖得有些过头。这是一名记者，他的职责是专门采访社交场合消息并且在当晚本地新闻发表。

其他还有一些人，他们庄重、沉稳，头上戴的是平边大礼帽，仿佛只有这种打扮才能显示出他们特殊的身份。

福雷斯蒂埃挽着一个瘦高挑的人走进来。那人大约有三四十岁，黑礼服上系着一条白领带，深褐色的头发，两撇小胡子翘着尖尖的角，满脸的傲慢与自鸣得意。